

华语世界深具影响力作家

亦舒

— 作品 —

37



蓉島之春

幸福女子一生通常一句话可以说完：
二十余岁结婚相敬如宾生一子一女白头到老。



亦舒
- 作品 -
37

蓉島之春

CB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湖南文艺出版社
CHINA WENYI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蓉岛之春 / (加) 亦舒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8.8
ISBN 978-7-5404-8782-9

I. ①蓉… II. ①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加拿大—现代 IV. ①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46588 号

©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© 本书简体字版经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出版, 如非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。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、销售。

上架建议: 畅销·小说

RONG DAO ZHI CHUN

蓉岛之春

作 者: [加] 亦舒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毛闽峰 李 娜 刘 霁

策划编辑: 李 颖 沈可成 杨 祎 雷清清 马玉瑾

文案编辑: 周子琦

营销编辑: 杨 帆 周怡文 刘 珣

封面设计: 张丽娜

版式设计: 李 洁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ny.net

印 刷: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75mm × 1120mm 1/32

字 数: 126 千字

印 张: 8

版 次: 2018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782-9

定 价: 42.8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蓉岛之春

目录

壹	_1
贰	_53
叁	_111
肆	_159
伍	_203

蓉島之春

壹·

遮住自己，看不见别人，
便以为别人也看不见他。

小小蓉岛的春天湿漉漉的，空气里像可以拧出水来，墙壁上有雾气，身上的汗不易干。

十三岁的许家真刚升上初中一年级，在灯光下做功课。

呵，做不完的功课，先写英文作业还是先做代数？家真不像大哥二哥，他是平凡的标准乙级学生，老师家长都不大注意他，偶然有伯母或阿姨会说：“呵，三个孩子最好看的是家真。”就那么多。

眼皮愈来愈沉，笔益发钝，终于家真的额角碰到书桌，发出“咚”的一声。

慢着，还有其他声音。

许家住在一间平房里，前后是花园，种着美人蕉、

夹竹桃、大红花以及家真最喜欢的雪白芬芳的栀子与姜兰。这一夜，花香特别馥郁，深绿油滑的芭蕉叶直伸进窗户来。

家真站到窗前。

“谁？”

有人用英语叫他：“许家真，出来玩。”

一听就知道是混血儿同学钟斯的声音。

“去什么地方？”

钟斯精灵般的面孔自叶丛中探出来。“跟我走，不吃亏。”

“到底去哪里？”

钟斯伸长嘴在家真耳边轻轻说：“看洗澡。”

家真一听，立刻涨红面孔，后退一步。

钟斯诧异地问：“你不敢去？”

家真噤嘴：“我功课还没做完。”

“你不敢去。”

家真不出声。

“自窗口跳出来，二十分钟即返。”

也许是坏同伴引诱，也可能是功课实在叫十三岁的他厌烦，家真放下代数，翻过窗口，跟钟斯奔出花园。

僻静的住宅区一路有蟋蟀鸣叫，钟斯伸手赶走身边的飞蛾及萤火虫。

“哪里？”

“跟着来。”

他们沿小路走到河边一列木屋旁。

“这里？”

那是乡下出来当临时建筑工人的宿舍，母亲警告过，最好不要走近，因为听说工人吃狗肉，凶悍，喜骂人，还有，他们是当地土人，说话也听不懂。

钟斯嘻嘻笑，爬上一棵大榕树。

到了这个地步，回头已经太迟。

许家真双手抓住榕树长须，往上爬去。

他们两人骑在丫杈上，居高临下，刚好看到二楼以上小窗口里的风光。

这一次偷窥，改变了家真的一生。

只听得钟斯低声说：“看。”

那是一个苗条的女体，背着他们，浑身皂液，不错，她正在出浴，可是她并非赤裸，她身上罩一件白色棉纱袍

子，湿了水，薄如蝉翼，紧紧黏贴在皮肤上。

她漆黑长发盘在头顶，髻上别着蛋黄花还未取下，她正舀起一瓢清水往肩上淋下。

皂液冲去，身体更加晶莹，背脊纤细曼妙，说不出的好看。

家真知道她是一个少女。

他也曾经翻阅过裸女杂志，连大哥二哥在内，都说不好看，大哥的说法是“没有诚意”，二哥说：“年纪都不小了。”家真觉得猥琐。

可是这个不知名少女却煞是好看。

这时，钟斯狰狞地笑：“怎么样，没来错吧。”

家真不知如何回答。

电光石火之间，乐极生悲，咔嚓一声，钟斯骑着的丫杈忽然折断，他直往地上摔去。

钟斯一骨碌爬起，可见没有受伤，他往树上叫：“快跑。”便已窜逃。

家真刚想跳下逃命，可是少女偏偏在这个时候转过头来看向窗外。

呵，家真无法不凝视那栀子花一般的容貌。

她的头发与脸上都是小水点，大眼，樱嘴，她一眼看到窗外爬在树上的男孩，但是她不见害怕，也不生气，只是意外。她围上毛巾，走近窗户。

这时，狗已经吠起，太迟了。

家真听见有人喝骂，小窗内灯光熄灭。

有人扯着他的腿把他强拉下树来，不由分说，拳打脚踢。

家真本能地用手护着头。

“什么事，什么事？”

“这小子偷看怡保沐浴！”

说的是中文，那少女叫怡保。

“这么小就这么坏。”

“他还有同伴。”

“认得那是谁否？”

“是那个英国人同家中保姆私生的钟斯，最最坏，不是来偷果子，就是偷看女人，是名小贼。”

这时，有人伸出腿来，狠狠踢了家真一脚，正中太阳穴。

家真金星乱冒，昏死过去。

苏醒时已在家里。

他躺在床上，书桌上正是没做妥的代数。

他浑身酸痛，双眼肿得张不开来。

身边的医生说：“醒了，没事，通通是皮外伤，休息几天就没事了。”

没事？

父亲背着他站在窗前。

医生告辞。

父亲低声喝：“坐起来。”

他母亲连忙说：“慢慢来。”

父亲直骂过去：“慈母多败儿。”

母亲受了委屈，流下泪来，离开房间。

家真知道事态严重，缓缓站起，低下头，垂直双手。

这时大哥家华走进来。

“爸，待我问他。”

父亲忽然伸出手来，震怒地重重掌掴家真。

家真受击整个人退后三步，痛入心扉，牙齿切到嘴唇割破流血，他强忍着眼泪。

父亲走出去，重重关上房门。

家真掩住嘴，低头不出声。

大哥忽然笑了。“偷看土女沐浴？家真，你好不堕落。”
家真羞愧无语。

“十三岁了，也该用用脑子，什么事可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人家叫了警察，找到你姓名地址，抬你回来，爸震惊之余立刻联络律师……你为什么做出这种事？你为何叫妈妈伤心？”

提到妈妈，家真落泪。

“是由坏朋友带你的吧，窗外另有一人的足印。”

“不，”家真低头，“是我自己缺乏判断力。”

“是那个叫钟斯的坏同学吧，这种人是魔鬼，一定得拉人进火坑才甘心。”

家真咬紧牙关。

比他大十岁的大哥痛心。“同你说过多次不要与他来往，你只当耳旁风。”

这时，二哥家英也进来，一时间小寝室里坐了三兄弟。

家真当时无论如何都没想到，这是他们手足最后一次聚头。

当下家英仔细研究小弟的面孔。“嗯，青肿难分，明日怎么上学？”

“他还去上课？”大哥摇摇头。

这时，家里的老用人来叫：“家华，太太找你。”

老大应声去了。

老二看着家真，忽然问：“她是个美女吗？”

家真毫不犹豫地点点头，那少女的情影已经刻在他脑海里，永志不忘。

他轻轻说：“她长得像湖水里冒出来的仙子精灵，因此我看多了一眼，被毒打一顿。”

“值得吗？”

家真咧开红肿流血的嘴笑了。

“你一向最乖，没想到也开始生事。”

老大回来听见，加上一句：“他那著名的青少年荷尔蒙开始萌动，今非昔比。”

老二问：“叫你去干什么？”

大哥答：“你去了便知道。”

“你看，小弟闯祸，连同我们都要听教训。”

轮到大哥问家真：“算是出水芙蓉吗？”

家真答：“美得像图画里的人。”

“呵，画中人。”

“她名叫怡保。”

“怡保是一个城市名字，也许，她在该处出生。”

“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根本不知道她用水瓢舀桶里的清水冲身……”

“嗯，临时工人的宿舍设备简陋，没有浴室装置。”

家真一呆，他倒是没想到这点。

家华似乎知得较多。“这是一班流动工人，贫穷，耐劳，苦干，工头付出极低的工资，换取他们的劳工，转售资方，从中剥削，有欠公平。”

家真怔怔地问：“她是工人？”

“一定是工人女。”

“为什么叫她土女？”

“因为她是土生，她不是华侨。”

家真说：“但是我听见他们讲中文。”

“也许这一班人当中有华人，与当地土著同化，生儿育女。”

“他们可像吉卜赛？”

“一单工程完毕，便搬到另一处觅食，似游牧民族较多。他们脾性耿直，勤奋工作，但孩子们比较吃苦，居无

定所，而且不能上学。”

大哥的语气中有许多同情。

家真说：“社会好像歧视他们，不应该呢，大家都是人。”

大哥笑了。“你也这样想？太好了，我正在帮他们争取权利。”

“你？争取？怎样做？”

“将来告诉你。”

“大哥，我不小了。”

家华笑。“待你偷窥女子沐浴而不被捉到之际，你才算小。”

家真哭笑不得。

这时，家英回来，大哥二哥交换一个眼色，异口同声，宣布消息：“家真，爸妈要送你到英国寄宿。”

家真大叫起来：“什么？”

是真的。

他闯了祸，不是大事，却是极为猥琐，见不得光的事。

在保守及受人尊重的许家，这件事简直是有辱家声，非把滋事分子送出去不可。

大哥笑说：“迟些早些，你总得到外国读书，我已去了四年，家英陪你一起走，咦，家里只剩我一个了。”

老二说：“妈说你结了婚家里会热闹。”

“结婚？”他笑。

大哥高高在上，家真最崇拜家华。

家华长得高，他的浴室有一面镜子，也挂得高，只有他一个人照得到。

家真不想离家寄宿，他用毛巾盖住头，坐在床上生闷气。

老二说：“家真块头不小，不知怎的，异常幼稚。”

大哥解释：“因为他举止还似孩童，你看他，遮住自己，看不见别人，便以为别人也看不见他。三岁幼儿才如此逃避，鸵鸟政策。”

家真放下毛巾。

大哥丢下话：“大人会勇敢面对。”

他们出去了，顺手替家真熄灯。

家真心想：要把他送出去读书，可是先通知家里的每一个人，然后才知会他，他有什么人权？

这一切，都是为着他在不适当的时候，去了一个不适

当的地方，做了一件不适当的事。

家真再用毛巾蒙起脸。

半晌，有人叫他：“家真。”

是妈妈的声音。

“妈妈，对不起。”

“不关你的事，全是坏朋友教唆，去寄宿你可免却这等坏影响。”

母子握紧手。

妈妈看上去永远年轻秀美懦弱，完全不像三子之母，尤其不像二十三岁长子家华的母亲。

她时常戏言：“家华是我丈夫前妻所生。”

当下她问家真：“大哥与你谈什么？”

家真答：“叫我好好做人。”

母亲迟疑一下又问：“可有说到什么运动？”

“他一向是篮球好手。”

“不，不是体育运动，”母亲改用英语，“是工运那种运动。”

家真全不明白。

母亲微笑地说：“家真，你们都是我的瑰宝。”